

略论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

陈振羽

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劳动价值的研究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有着重大的缺陷。我们探讨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正确认识其贡献和局限性，对于深入地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曲解，都是必要的。

一、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本质的考察

古典经济学派出现在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正在进行反对贵族地主的斗争，需要劳动价值论作为攫取更多量利润和反对封建残余的理论武器。古典经济学家充当了这个时期的产业资本的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价值的本质作了考察。其一，第一次把价值的本质归结于劳动时间。价值的本质是商品和抽象劳动的联系，是生产商品耗费的抽象劳动或物化抽象劳动。配第把自然价格（价值）看作是商品换来的金属货币包含的劳动量。马克思由此认为配第“看出了价值的本质”。①斯密把商品的价值看作是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量或该商品购买的劳动量，李嘉图坚持和发展了斯密关于价值是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量的原理。古典经济学家在不同程度上看出价值的本质，把商品价值归结于劳动量。他们所考察的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实际上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没有质的差别的一般劳动，即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②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实际看出了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同于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为他们事实上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这是“古典经济学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而最后得出的批判的结果。”③其二，古典经济学家把价值本质看作物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他们既然把商品与货币交换、或商品交换看作都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把自然价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源泉看作劳动，就要把价值看作物掩盖下的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④其三，古典经济学家由价值本质是物化劳动认识到作为价值本质的物化劳动，只限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即服务劳动。服务劳动不生产价值。斯密认为服务劳动“不固定和物化在一个能够补偿他们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中。”⑤马克思认为“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⑥其四，西斯蒙第对价值本质的考察有着特殊的贡献。在他看来，当人们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外的多余物品拿去交换时，财物的价值的尺度是效用，对商业财富的财物的价值的估量则有所不同，它完全消除了使用价值的特性，对它的估量是交换价值，因为只有生产商业财富的财富的劳动才生产交换

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把一种商品价值看作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⑦和“划时代的发现”。^⑧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⑨

古典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们的经济学没有科学的哲学基础，而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因而把商品生产看作永恒的，混同了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就不能够了解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质，使得他们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有着重大的缺陷，他们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就不了解劳动如何形成价值以及什么劳动形成价值，因而不能科学阐明价值的本质。首先，他们不能科学阐明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不能够作出价值是生产商品耗费的抽象劳动或物化的抽象劳动的理论概括。其次，他们不了解价值为什么是物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因而也不能够作出价值是物掩盖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的理论概括。再次，他们虽然把价值本质看作生产商品耗费的抽象劳动，然而由于混同产品和商品，实际上又把价值的本质看作生产产品耗费的抽象劳动。斯密和李嘉图把原始猎人和渔夫的劳动看作都能生产价值。西斯蒙第虽然指出了体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然而不能科学阐明体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他把商业财富以前的财物看作已有价值，从而实际上又否认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具有特殊的社会性质。此外，不能科学阐明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只限于生产物质的商品耗费的劳动，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他不能够科学阐明生产商品耗费的抽象劳动要以生产物质产品的具体劳动为前提，因而是属于物质的商品生产的劳动。

二、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如何形成价值问题的考察

斯密和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劳动如何形成价值，即复杂劳动如何化为简单劳动，生产商品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包含的劳动，即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如何形成价值，以及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条件、不同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的劳动如何形成价值等问题。

斯密和李嘉图虽然没有提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科学概念，但他们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考察。他们既然把形成价值的劳动看作抽象劳动，各种不同行业的劳动就被看作可以还原为在数量上相比较的劳动，并且以劳动量作为比较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尺度，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包含有更多量的劳动。斯密认为“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的劳动。”^⑩李嘉图也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包含有不同的劳动量，对它们的比较和估价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完成的劳动的强度”。^⑪他们还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包含的劳动量的差别归结为劳动力价值的差别。在他们看来，不同种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包含了不同的劳动量是由于各种劳动者有不同的学习技艺的时间。斯密认为“需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个月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可能较多。”^⑫李嘉图也认为各种手艺需要有不同的学习时间，因而“宝石匠一天的劳动比普通劳动一天的劳动价值更大。”^⑬然而他们对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问题的考察有着重大的缺陷。他们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科学阐明复杂劳动如何化为简单劳动。他们不能阐明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只是在数量上有差别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都是抽象劳

动，因而复杂劳动可以化为简单劳动。他们还由于把劳动力与劳动混为一谈，也不能科学阐明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问题。他们把复杂劳动力价值较大同复杂劳动价值较大混同起来，就要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看作是不同的劳动的价值的比较和折算。李嘉图不了解不是宝石匠的劳动价值较大，而是宝石匠的劳动力价值较大；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较小，而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较小，因而实际上是以劳动价值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没有说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例是怎样发展和决定的，这属于对工资问题的说明，这归根到底就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差别，即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差别。”^⑭他们不了解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需要比普通劳动的较高的教育费用的劳动力的耗费，能够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比简单劳动形成较多量的价值。他们虽然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看作是在市场上进行的社会过程。然而他们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科学阐明价值的本质，不了解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是必须通过他们的生产物当作一般等物相互交换而表现出来，从而劳动形成价值是盲目的自发的过程。因此他们不能对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作科学的说明。他们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看作是生产者有意地主动地进行安排的过程。斯密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较看作是“通过市场上的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⑮李嘉图则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较看作是在市场上公平地确定一张评价表，“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⑯

古典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问题。斯密认为从个别企业来看，商品价值不仅包含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含有生产资料的价值部分。他还在某些场合接触到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问题，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不是从预付基金中产生的，无论预付基金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何有用，它的价值不过是在产品中再现而已。剩余价值仅仅是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新的劳动中产生的。”^⑰李嘉图更为明确地提出商品价值中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问题。他认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价值有着不同的作用，只有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即间接劳动创造价值，只是把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然而斯密和李嘉图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够对上述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他们不能够阐明在工人的劳动中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是如何进行的，不了解劳动在进行生产商品的劳动时，他的抽象劳动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的价值上。同时，他的具体劳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而他们都要陷入把商品价值看作分解为收入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自己的全部经济理论中，“忘记了总产品中有一部分应该补偿机器和原料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⑱

斯密和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一个生产部门内部不同生产条件的生产者其商品价值如何决定问题，换句话说，考察了价值由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问题。他们把形成价值的劳动看作抽象劳动，认为决定价值的不是个别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⑲李嘉图也认为决定一切商品价值的，不是个别生产者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他看来，不论是工业制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是由所需的产品量，^⑳然而，他们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没有科学阐明价值的本质，不能够阐明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为何是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够提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概括。

三、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与价值形式问题的考察

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没有科学阐明价值的本质，因而一般是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同起来。配第在价格上认识价值，从而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都混同起来。布阿吉尔贝尔把商品的真正价值看作该商品换来的包含劳动时间的另一种商品，他是在交换价值上认识价值。斯密虽然曾经把商品价值（商品真实价格）看作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量，然而又经常把商品价值（商品真实价格）看作该商品换来的另一种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因而也是混同了价值与交换价值。西斯蒙第虽然也认为商品价值是生产商品耗费的必要劳动，然而又把这种劳动看作是与社会需要相均衡的劳动，混同了价值与交换价值。李嘉图是处于产业革命时代，看到了劳动者生产鞋由于机器改良，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由一双增加到四双，然而劳动报酬并没有和劳动者的生产量成比例，因而认为投在一种商品内的劳动量和该种商品所换得的劳动量并不相等，由此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而不是购买的劳动。他纠正了斯密对价值双重解释的错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他用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是指包含在商品的劳动时间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然而他经常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往往忘记绝对价值，“只是念念不忘‘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②①}他也不了解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交换价值对于价值好像是外来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不到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的任何启示。他的这些缺陷是由于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科学阐明价值的本质。他不了解个人劳动为何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特别不懂得，个别劳动的表现为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个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必然性。”^{②②}因而他不了解商品不直接是价值，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去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隐藏在商品中的价值才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他“不懂得货币的形成同价值的本质，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定有什么联系。”^{②③}他不懂得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从而也不能把价值与交换价值“严格区分开”。^{②④}

四、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关系问题的考察

斯密和李嘉图考察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实现的关系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看法，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偶然不一致，会使得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入，劳动必定会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供给和需求必定均衡，在这种条件下市场价格必定等于自然价格。在斯密看来，社会劳动自然能够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因为劳动如果偶然过多地分配于某一生产部门，某种商品量就超过它的有效需求，商品市场价格便会降到自然价格以下，因此一种商品上市每年所使用的全部劳动量自然会“适合于有效需求，其目的当然在于始终把适当商品量提供市场，使供给足够适应需求而不超过需求”。^{②⑤}从而市场价格必定等于自然价格。李嘉图也认为通过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偶然背离，会使得劳动“产品按照必要的数量而不致过多地分配在有人需要的各种商品的生产上。”^{②⑥}他由此认为商品都能够按照需要有规律地得到供应，“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致长期继续大大超过或

大大低于其自然价格。”^⑲他们虽然没有提出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然而实际上考察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包含的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量与社会需要的均衡是按商品价值实现的条件。他们所作的上述说明是有很大的缺陷。因为他们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够阐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联系，因而不能科学阐明商品的价值实现要以劳动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为条件。他们还不妥当地认为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量必定与社会需要均衡，从而供给与需求、价格与价值都必然超于均衡，这又表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价值实现往往是市场价格背离市场价值的。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和西斯蒙第对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的关系作了错误的考察。他们虽然也没有提出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然而他们实际上是把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实现的关系误认为是与价值决定的关系。布阿吉尔贝尔最早把价值看作决定于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西斯蒙第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商品售卖给消费者，商品价值才被决定，商品价值包含的要素除了劳动以外，还有需求，因此商品价值就是“从整个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一需要的劳动数量，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数量之间的关系的估价。”^⑳西斯蒙第混同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他不了解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决定还没有出现需要因素，因此价值不决定于社会需要均衡的劳动时间，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有需要的作用，因此按商品价值实现的价值（交换价值、平均市场价格）才决定于与社会需要均衡的劳动时间即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五、探讨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的重要意义

首先，探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有何贡献与局限性，从批判的继承的角度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加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对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评价，才能正确评价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科学贡献。探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有何缺陷，有助于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特征及其科学性。

其次，对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贡献和局限性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有助于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加以严格的区别，揭露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曲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抹煞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区别，似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都讲过了。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罗尔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说成是重复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因而，正确认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与局限性，有助于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肆意攻击，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的继承。

再次，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识别经济学界长期来流行着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误解。例如，有些同志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本质学说，把生产产品的劳动看作也形成价值。在他们看来，“人类劳动的凝结，就是价值”。这是概括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观点。^㉑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重犯了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抹煞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派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又如，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把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作决定价值。这种说法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混同于布阿吉尔贝尔等

献。

注：

-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91页。
- ②⑤⑥⑦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64、155、314、58、64页。
-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5页。
- ④⑭⑲⑳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197、179、148、148、134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4页。
-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12页。
- ⑩⑫⑬⑮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2、27、27、53页。
- ⑪⑬⑯⑳㉑⑳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5、15、15、60、73、76页。
-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644页。
- 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90页。
- ㉒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选辑》，第739页。
- ㉓《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第28页。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责任编辑 汪 潮)

(上接61页)

$$\left(\frac{2K}{2r_d}\right) + \left(\frac{2B}{2r_d}\right) \left[Yq \left(\frac{2q}{2B} + (Y_k + 1) \left(\frac{2K}{2B}\right) \right) \right] > 0$$

如果(28)式是适用的，那么(35)式中的第一个括号内的算式则是正值，而且另一个括号内的式子则是无条件的正值。换句话说，如果 r_d 增长，那么由于 q 的增加而导致的流动性经营的边界利润的减少则是提高产值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原始的条件。信贷限制的放松，则更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储蓄利息的增加将对当时的产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t_d 的降低或者通货膨胀的降低而导

致的 r_d 和 r_e 的增加，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概括地说，上述模型表明，利率放宽、低通货膨胀或降低的储蓄金交易费用的减少等的潜在利益，不仅限于象麦克南的著作(1973年，第6章)中，纯粹自我供给资金和不可分物质资本的不是管否一个固有况情。定的信贷限制，储蓄资金的增加都可能导致对资本储备的更有效的利用。而且，麦克南(1973)和肖(1973)所强调的信贷增加的影响会成为一种因素，该因素会增加公司的总的购进规模。

(作者系(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译者系克山师专政治系讲师)
(责任编辑 战 涛)